

翻译 | 傅立叶！——或者说，乌托邦诗学

Hakim Bey

目录

性欲的天使	5
黎明赞美诗 [见附录 A]	6
傅里叶大理石头像	7
类比	8
北美方阵	9
金钱	10
小部落	11
傅立叶宴会	12
傅立叶·斯蒂纳·尼采	14
隐居方阵	16
偏执的批判	17
Fiat Lux(e)	18
和谐的身体（阅读人类灵魂的激情，第一卷）	19
坛场 [5]	21
道之平衡	22
傅立叶宴会增编（音乐笔记）	23
坛场（二）	25

比较傅立叶和威廉布莱克（致 Anselm Hollo）	27
触觉诗学	28
附录 A：黎明赞美诗 (PHS II 109FF.)	29
附录 B：1000 花丛	31
附录 C：“HARMONICON”，作者：STEVEN TAYLOR	32
附录 D：	33
附录 E，1997：关于傅里叶《四律论》的注释	34
选择参考书目	42

作者：Hakim Bey

原文：Escape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Other Essays

（致 Anne Waldman）

像你一样感到孤独，在巴黎年迈的单身汉租了种满鲜花的房间——从你还是个孩子开始，鲜花就占据了你的房间——它们的花盆爆裂，床下的地板上铺满泥土，黑色的粪土和鲜花使你的房间变形进入小立方体杜瓦尼尔卢梭式的丛林——现代生活的孤独，让我们不要用“异化”这样宏大的词来形容它，早在 1799 年就开始了，显然，傅立叶自从在那个时候就感受到了，痛苦的寒冷在无人知晓他人之名的静态街道——以及在文明后期的文明中电视壁炉前的周日家庭晚餐的寒冷厌恶。

因此，对于文明非常熟悉的人，通常会给予成功的戒律，让他们畏缩平庸。（PHS II 186）

性欲的天使

在和谐中，这意味着主持爱情法庭的男人和女人，那个位于方阵梦想中心的游戏/机器——整个一夫多妻系列激情吸引的两个完美，他们甚至可以使怜悯成为色情行为——傅立叶本人在一个雌雄同体的头脑中结合了这两个天使。[1] 傅立叶本人是“模棱两可的”——正如他在30多岁时才发现的对蓝宝石的特殊狂热所证明的那样——事实上，傅立叶认为爱本身就是一种“倒置”，因为在真实爱一个“高人”（在力量、年龄、成熟度等方面）屈从于“低人”的意志。这种浪漫的自愿色情奴隶制，傅立叶认为是自然的，在文明中通常是不可能的。傅立叶是炼金术中的雌雄同体。是的，共济会傅里叶！神秘的弥赛亚！

我们将推测……婚姻和我们的其他习俗将被遗忘的事物秩序，它们的缺席激发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多情创新。(UVCF327)

……家庭是一个需要自我逃避的群体…… (HM236)

因此，我们看到在婚姻和其他事务中没有个人激情亲和力的众生联合起来，其中的接近，聚集，只不过是一种抑制的厌恶。(PHS II 44)

爱要成为慷慨的源泉，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推测建立在爱的集体运用之上。(UVCF 374)

在和谐中……多情的名人可以使一个人享有世界范围的君主制和其他有利可图的宏伟职位。(UVCF 368)

黎明赞美诗 [见附录 A]

带着感情去阅读傅立叶，就像发现一个古老的迷失的新信仰，带着奇怪的诺斯替真理一样令人兴奋。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买一些稀有的泛黄的傅立叶小册子，让你的爱人偶然发现它们，仿佛在已故叔叔的霉味图书馆，或蒙马特的左派旧书店，19 世纪廉价酸性纸张的灰尘页面像象牙一样剥落 scurf，古朴的细长花式字体，精致的伪数学图表。起初，您心爱的人认为没有人知道这个被遗忘的独特天才……然后您心爱的人发现还有其他人……您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多么纯洁而高尚的快乐！

傅里叶大理石头像

在他的坟墓上休息，就像在某个萨洛米安盘子上一样——显然是对死灵术的邀请。蜡烛和熏香，祈求的玫瑰茄，穿着整洁雨衣的苍白的年轻人，衣衫褴褛的老妇人，聚集在蒙马特公墓的弟子……也许是星期天下午在四月的薄雾中降神会。像这些美丽的教义注定要供奉在一个邪教中，一个由旅馆和光线昏暗的会议厅组成的可怜的小宗教，发光的权利证书和骑士勋章，褪色的天鹅绒横幅，像圣物箱一样被装在玻璃中的纪念品。傅立叶的纪念碑——一座石结构，矗立在考林古街与克利希广场的交汇处，就在蒙马特下方——它被磨损和截断，石头上的文字难以辨认。1960年10月，Combat杂志报道了一位市议员希望拆除这座纪念碑。安德烈·布雷顿抗议。这座纪念碑仍然矗立在1970年（24年又做了什么?）。在他的《傅里叶颂》中，布列塔尼讲述了这一经历：

1937年 Et voilà 的一个小早晨，
那将是你去世后大约100年的路途，
我注意到你脚下有一束非常新鲜的紫罗兰，
在巴黎很少有人为雕像开花……

我漫不经心地观察
在花束被更换后的日子里，
露水和它合而为一
而你，没有什么能将你的目光
从克利希广场钻石般的淤泥上移开。

类比

恒星和行星是情色的存在。物理平面上的重力隐喻了真正推动宇宙的色情吸引力：芳香散发。每一个天体都散发出五彩的香气，它们相互交配，并在不断的创造狂欢中传播自己的种族。这些光线在一个真正的多维色彩网络中纵横交错，就像另一个层面的空间是一个光网络一样。每一个激情对应一个数字、一个音符、颜色、数学过程、几何形状、炼金金属——因此，Cabalist Passion 以靛蓝银色螺旋为象征。鸢尾花、晚香玉、康乃馨、风信子可以代表不同的爱情。傅立叶是根据自己的想象自发地重新创造了神秘的类比理论，还是他读过帕拉塞尔苏斯？难怪马丁派、光明派和斯威登堡派认为傅立叶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位行家。即将到来的和谐时代的芳香影响将导致海洋变成柠檬水。一切都是色情的，一切都屈服于激情吸引力的影响——唯一可能的社会是完全由恋人组成的社会，因此唯一可能的政治是关于不可能的政治，甚至是关于不可能的科学、色情超形上学、达达认识论，激情微积分。

… 质朴的祭坛被放置在小丘的顶部。他们装饰着鲜花或灌木以及该教派（“千花系列”）的赞助人的雕像和半身像，或那些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并通过发明有用的方法来丰富工作的个人的雕像和半身像。这些人是教派或工业系列的神话半神。一个祭祀（corybant）通过在半神面前烧香来开始会议……（UVCF 293。对于 1000 花系列，请参阅附录 B）

群星可以性交：1. 与自己如植物，北极与南方交配；2. 与另一颗星通过对立两极的倾泻而出；3. 在中介的帮助下；晚香玉是由地球南极、赫歇尔行星北极和太阳南极散发的三种香气产生的。（UCVS 401）

颠覆（Subversion）嬗变（Transition）融贯（Harmony）黑夜夜色朦胧白昼毛毛虫蝶蛹蝴蝶彗星集中体行星冬日半季夏天

北美方阵

寿命最长的傅立叶实验是位于纽约市以南 40 英里的新泽西州蒙茅斯县的北美方阵。从 1843 年到 1858 年，美国可能有一百多个方阵。在另一个宇宙中，他们没有一个可耻地失败或消失在失传的疯子历史的垃圾箱中——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美国第一成为了普遍和谐的摇篮。我们的替代自我都生活在大方阵中，天气发生了变化，温暖而噼啪作响的色情能量，奥根（orgone）天空和柠檬水海洋，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收获梨，都会给我们带来困难或潮湿的阴道。我们每晚只需要三个半小时的睡眠，一天吃五顿饭和两份零食，像蝴蝶一样从一个任务到另一个任务，从快乐到快乐。[2] 我们身高 7 英尺，活到 120 岁，最先进的有尾巴，末端有一只手，手掌上有一只眼睛：archibras。

金钱

由于傅立叶对所有哲学持相反的观点 (l' éclat absolu, 绝对怀疑和差异), 并且由于“哲学家”总是轻视和贬低财富, 所以他支持它。他认识到金钱的色情和“幼稚”纯洁是金钱, 而不是冻结的抽象和压迫。即使他将金钱视为“肮脏”, 他仍然会认可它, 因为他远非不知道肮脏的色情力量, 至少在某些系列中是这样。文明的道德家谴责的每一种快乐, 他都称赞为和谐的力量——对所有价值观的重新评估不会导致尼采冷酷的孤独, 而是导致部落、乐队和“触碰车辙”中的身体纠缠的优雅反常。[3]

小部落

黎明时分，在他们的小可汗手下，他们行军，野蛮的旗帜飘扬，进入仍然迷雾笼罩的田野，清除沟里的害虫和蛇，撒粪——男孩们被危险和污秽所吸引。一些女孩和成年人，青铜/德鲁伊，仍然分享这些品味，陪伴他们。整个方阵都因他们令人反感的工作而向他们致敬，并将他们视为小骑士。谁知道他们后来在谷仓后面、垃圾场、垃圾场、长满金银花的厕所里做了什么恶作剧——什么肮脏的仪式？

……爱的叛变只会更有效地隐藏在各种面具后面。(UVCF 340)

我现在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这个放纵道德禁止的所有倾向的儿童军团（小部落）是一种将实现……甜蜜博爱的装置。[和谐] 鼓励肮脏的倾向，这些倾向被一种温柔的道德所压制，用严厉的鞭打压制，不努力利用上帝给我们的激情。(UVCF 321-2)

孩子是大自然对道德的回声；他们都在联盟以逃避其规则。(UVCF 165)

傅立叶宴会

美食学——高品味的艺术和科学——傅里叶最美丽、最典型的发明。我过去不仅将胃食学一词应用于傅立叶，而且还应用于《味觉面相》的作者布里亚特-萨瓦林。想象一下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是相关的并且彼此非常了解！诚然，Fourier 不屑于 Brillat-Savarin 的美食主义，与 Harmony 中复杂或复合的美食相比是“简单的”——尽管如此（正如 Barthes 指出的那样）可能是 Brillat-Savarin 将 Fourier 介绍给了 mirlitons，即巴黎的小五香蛋糕他喜欢并称赞它是和谐的食物。因此，傅立叶宴会很可能以 Brillat-Savarin 著名的火鸡食谱为特色，这几乎是《面相学》中包含的唯一食谱（这是对食物的冥想，而不是烹饪书）。傅立叶还喜欢水果，尤其是梨、甜瓜和苹果，以及用糖制成的水果蜜饯（因为它们是“复合材料”），哈尔蒙人会吃这些水果而不是面包。面包，除了非常精美的晚餐卷，对傅立叶来说似乎很无聊，而种植小麦的劳动也太乏味了。此外，未来的糖将（由于香气散发）失去其“蠕虫”的不健康性。面包太文明了——和谐是童年梦想的大冰糖山。如果傅立叶宴会要包含创始人经常讨论的菜肴，那么请提供由“坚韧的老母鸡”（或两只母鸡和一只公鸡）制成的炖菜，“腌制并放入炖锅或明胶中”纪念傅立叶著名的寓言寓言之一，讲述了一系列口味极端的爱鸡美食家；为了纪念 Barthes 和他的朋友（见 Sade/Fourier/Loyola），配上蒸粗麦粉和略带酸败的黄油。省略用“热油”、大蒜、藏红花“和其他恶棍”制成的普罗旺斯式菜肴，创始人不赞成（v. PHS I 316）。另请注意：“我（小时候）忍受了多少‘隐藏’，因为我拒绝吞下萝卜、卷心菜、大麦、粉丝和（其他）道德药物，这引起了我的呕吐，更不用说厌恶了”（同上，344）。即使我们碰巧喜欢其中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会为了纪念我们庆祝的英雄而忽略它们。4月7日是他的生日。大量的葡萄酒和干邑白兰地，以及“冰块、橙汁、起泡酒”。用鲜花设置的表。十二个祝酒词，每个 Passion 一个 - 一个给创始人。（见附录 D。）

……名为 Gastrosophy（肠胃学）的科学……将与荣誉和对荣耀的热爱紧密结合在一起。（小灵通 133）

……最聪明的 gastrosopher 将在他们的一生中被提升为圣人，他们将拥有圣人的等级和头衔。（HM 94）

……当一家五花八门的同伴可以在一个短暂的晚会上，将自己与物质和精神的快乐混合在一起——英勇、舞会、美味的晚餐，最重要的是，热情——那么每个人都会为这件事而欣喜若狂喜悦的状态，在集会中如此罕见。人人都说，为什么这种喜庆和陶醉的状态总是不长久？为什么不是每天都复活？如果你在这之后回到你凄凉的家，回到商业和道德的日常，你会认为自

己像阿波罗一样从天堂的居所堕落到流放之地。这些时刻，当派对上升到复合的喜悦时，是和谐主义者将不断享受的喜悦的无限微弱的画面……（PHS II 7）

节制是一种改善快乐的渠道，但不是一种刻意的剥夺。（PHS II 101）

傅立叶·斯蒂纳·尼采

我们需要温暖的傅立叶来平衡冷酷的施蒂纳和尼采，我们需要施蒂纳和尼采来平衡傅立叶。施蒂纳消灭了仍然在傅里叶脑海中喋喋不休的一些幽灵。因为“利他主义”有时出现在傅立叶中，脱离了个人利益，像抽象的东西一样自由飘浮；然而，在其他时候，傅立叶清楚地表明，仅凭自身利益就足以激发和谐，因为个人只有在需要（“工作”）和快乐几乎是同义词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完全的个性激情由适当系列的其他人补充和实现。因此，方阵可以被视为施蒂纳人“利己主义者联盟”（或更准确地说，“唯一者联盟”）的一种可能形式。有人认为（例如，古斯塔夫·兰道尔）认为施蒂纳的“自我”仍然保留——尽管施蒂纳有所有决心——绝对的污点，就像“社会”（或协会）对傅立叶所做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尼采作为两个极端案例之间和解的积极/模棱两可的第三个术语或支点出现，首先是他的“自由精神”形象，这也可以代表施蒂纳和傅立叶的理想；第二，在他的“透视主义”中，正是把两个极端的视角放在了透视之中。此外，尼采和傅立叶在必然幻觉、社会神话问题上达成一致；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能会将方阵解释为组合的激情系列和团体的“权力意志”。这三位思想家都是“激进贵族”，不相信平等和民主。相信这三个古怪天才综合的可能性可能涉及美学。著名的缝纫机和雨伞在手术台上的交配；但那是旧帽子。事实上，我们可以在组合中添加更多“不可能”，并希望早餐前有六个。例如：许多 19 世纪的美国乌托邦主义者设法将傅立叶的吸引力理论与乔赛亚·沃伦的“个人主权社会”调和起来——特别是斯蒂芬·珀尔·安德鲁斯，他是普兰特奇和布伦特伍德无政府主义社区“现代”的创始人斯蒂芬·珀尔·安德鲁斯，长岛。事实上，傅立叶主义与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所谓“左”翼非常吻合，后者以塔克和麦凯为代表，以劳工运动为导向。情景主义的“快乐政治”也进行了类似的综合，它可能通过超现实主义吸收了傅立叶。傅里叶的《Nouveau monde amoureux》是他最公开的色情作品——这本书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出现过，而且已经失传——终于在 1967 年首次出版；如果不是次年“事件”的促成因素，那肯定是一种象征性的预感。

……为了不忘记哲学书，我从不费心去读。（PHS I 117）

系列需要不和谐，就像它需要和声一样。（UVCF 231）

傅立叶与施蒂纳/尼采最大的区别，也是傅立叶与整个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期发展最大的区别，就是宗教领域。施蒂纳/尼采不相信“上帝”，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也不相信（他们年轻时都对傅立叶读过“着迷”）。但傅立叶确实相信某些东西。他抨击“宗教”是文明的一个方面，但他毫不犹豫地谈到了“上帝”和“普遍神圣的供应”（作为证明所有人类都应该享有经

济和色情“最低限度”的必要公理，没有这将成为有必要指责“上帝”不公正)。傅立叶的对应理论也是形而上学的或“神秘的”。然而，傅立叶的神性不能与亚伯拉罕一神论的神性相提并论，因为他最本质的特征是他对所有激情和性行为形式的认可，实际上是他与激情的虚拟身份。傅立叶的一元论泛神论让人联想到某些激进的神秘主义者和异端（如威廉布莱克）的非宗教灵性，以及某些当代运动，如无政府道教或无政府异教。（这些当然是早期异端邪说的更新版本，例如 Brook Farmers 的超验主义，一种傅立叶和一神论的混合体。招魂术和斯文登博格主义在 19 世纪的激进分子中也很盛行。）

隐居方阵

——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宫殿，伪城堡——“商队旅馆……寺庙、塔楼、电报、信鸽笼、仪式钟声、天文台和装饰着树脂植物的冬季庭院”、宽阔的阳台、凸窗，凸窗，彩色玻璃，全木和木瓦，位于泽西卡车农场中的美国凡尔赛宫，潮湿而欢快粗俗，平坦而绿色。玉米西红柿鸡樱桃苹果梨梅子香草火鸡猪牛狗猫 [4] 向日葵蜀葵 1620 人在一个屋檐下（有边远的凉亭和供盟友和隐士使用的小屋）——就像萨德的放荡者的城堡天堂最初在其所有精致和痴迷的建筑和手淫幻想中的细节中崛起。萨德和傅立叶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在 Phalanstery 中，每个人都富有而幸福——不仅仅是浪荡子。在我们现代的方阵“交易所”或交易所中，复杂的日程安排和簿记日常过程由计算机辅助——否则，生殖和中介技术并不是很流行。我们宁愿做艺术，也不愿被动地消费“休闲”和“娱乐”。我们的主要创作模式是宴会、“歌剧”（傅立叶已经将其理解为所有艺术形式的综合）和狂欢。当然，在我们的平行宇宙中，我们在单纯的工作上花费的精力和爱欲与你（在你悲伤的现实中）在最好的艺术和最精致的快乐上一样多。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情色，接受纯粹天才的涌入，并且存在于比你想象的更高的强度平面上，除了在欣喜若狂的实现的转瞬即逝的时刻。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您的最高冒险具有相同的质感。

偏执的批判

——S. Dali 提出的一个术语——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甚至意识也比可怜的理性所允许的更普遍——对傅立叶来说，生命和历史是由神秘力量塑造的，特别是由无意识、欲望——但也由现实阴谋，“共同呼吸”。类比——一切都意味着别的——没有“巧合”。从这个理论衍生出来的美学当然会接近超现实主义。傅立叶对他那个时代的艺术保持沉默，并将自己限制在预言未来文明在美学中强加的边界将会消失并被（例如）和谐歌剧所取代。因此，超现实主义有理由认为他是祖先。此外，傅立叶本人也表现出明显的“偏执”倾向，深信一个巨大的阴谋反对他和他的使命，这是由哲学界及其在新闻界和政府中的走狗精心策划的。他所预言的艺术确实应运而生——但不是应该支持它、提升它、包围它并将它推向普遍性的社会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先锋派成为了一个不存在的、仍然完全想象的世界的不为人知的立法者，这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无处可去”的反世界或乌托邦。在和谐主宰的平行宇宙中，艺术被“压制和实现”，因为每个和谐人都是“艺术家”。然而，在我们的世界中，前卫艺术实际上已经跌入了将视觉与现实分开的鸿沟——前卫艺术已经“消失”到了由悲剧性矛盾（例如，超现实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造成的深渊中。在 20 世纪，艺术必须进行革命，否则就会死亡。它的革命失败了，实际上它只剩下一具精美的尸体。所以——嘿嘿——艺术已经被“压制”了。现在剩下的是它的“实现”——在复制和中介的总领域之外的创造性想象的自由发挥中，在“前卫”这样的术语具有语义意义的整个辩证法之外。这种努力可能采取什么形式？我不知道——尽管傅立叶预测图书馆会倒塌，但我仍在从事书籍制作。尽管如此，阅读和写作也是一种激情。

让我们首先指出，在道德的眼中，所有最杰出的人格类型，真正复杂的人格类型，都是危险的。(UVCF 222)

Fiat Lux(e)

在 Harmony 中，每个人都将成为艺术家，因为每个人都将以现在仅赋予艺术的相同创作强度进行“有用的劳动”。但没有人只会成为艺术家，因为蝴蝶的激情（对多样性的渴望）会给我们每个人至少三十个职业。实际上，方阵是一件艺术品，在它的所有动作、仪式、游行、凉亭、宴会、固定装置、阴谋集团、任务和歌剧中都是如此。它的美学植根于奢华和轻盈，或“光彩”，这是傅立叶最喜欢的词之一。“数学诗”或吸引力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它采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其语法是音乐的，其内容是色情的。这种氛围唤起了与迷幻美学的共鸣，事实上，1840 年代的方骨埋在 1960 年代公社的地板下——就像失传的考古学——或者那些名字被遗忘但基因不朽的祖先。考虑一下“博物馆狂欢”，这是一种和谐的艺术形式，“仅提供视觉满足感，旨在鼓励和谐的审美能力的发展”（如 Beecher 所描述的，UVCF 392）。正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被有吸引力的劳动力所抹去，观众和艺术作品之间的界限在博物馆狂欢中消失了，因为每个和谐人同时成为欲望的对象和主体，在激情的语言中既是符号又是所指的。傅立叶预言哈尔蒙人会吃和享受某些对我们来说是毒物的食物，他特别提到了蘑菇；他肯定会赞同魔法蘑菇，奢华和色情感觉的增强剂，最“精彩”的致幻剂。傅立叶美学的目标类似于道家或迷幻美学的目标：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克服自我与他者的二分法。

……社会幸福的诞生有赖于两种手段的发现：1. 奢侈，没有它就无法组织和谐；2. 和谐理论，没有它，你就无法使用奢侈。（UVCF 213）

我们听说过喜欢男人胜过女人的敏感的 Anacreon，他颂扬占卜者中年轻的妓女和勇敢的酒鬼的狂欢。如果古代的拥护者钦佩过度，今天受到谴责，那是因为他们完全同意狂欢是人类的自然需要之一。（HM 278）‘

爱情法庭的基础是每一个幻想都是好的。他们寻找最不为人知、最不屑一顾的人，以使其突出并在世界各地建立其游击队。（HM 114）

多情的爱情幻想，无论是像恋足一样极其罕见，还是像鞭打教派一样普遍，都不能就荣誉或适当的举止进行辩论，也不需要议会的干预。在多情狂热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是对的，因为爱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激情。（HM 112）

在 Harmony 中，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将……极其罕见的狂热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这次会议将是一次神圣的朝圣之旅，就像前往麦加的旅程对穆斯林来说一样神圣，（UVCF 348）

和谐的身体（阅读人类灵魂的激情，第一卷）

评论家似乎都没有完整描述我们文明的身体和谐人的身体在他们的完整“进化”中的惊人差异（这并不取决于遗传学，而是取决于社会突变的辉煌影响——而不是原始达尔文主义但原始拉马克）。一些评论家很高兴地注意到，手指状的尾巴在采摘水果和狂欢时无疑非常有用，并且大多数人回忆说，哈尔蒙人（Harmonians）的童年（青春期在 15 岁或 16 岁），寿命更长（将近八分之一的人会活到 144 岁），更完美的健康，更高的身材（平均七英尺），以及比我们想象的更迷人的美丽。但多么陌生的美啊！很少有现代科幻作家敢于设想未来的人类会发生如此彻底的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我改变。没有依赖机器人和假肢的小球脑！傅立叶未来的身体形象不是基于对身体的仇恨，而是基于个人/集体意志的光荣神化，在身体层面上表达得如此深刻，以与自然的质素或生命力产生共鸣，在物质层面上如此高到让巫师和魔术师的自夸相形见绌。

强迫自己戴上一条可怕的链子，这是什么欺骗男人；他们因使妇女沦为奴役而遭受了什么样的惩罚……。爱的自由、快乐和善意、漫不经心等等，都是梦寐以求的，因为哲学习惯于把对真善的渴望视为恶习。（HM 204-5）

白色的深浅根据行星度数而不同；我们表皮的白色是假的——它是玫瑰色的灰色。木星人已经有了玫瑰色的雪花石膏白；等级较高的索拉里亚人拥有玫瑰色麝香色的白色表皮。（PHS I 228）

科幻小说中充斥着身体恐惧和仇恨的掩饰形象——不朽、去实体化、赛博空间、“空间”本身的无空气和反有机性——揭示了一种潜在的新诺斯替主义或新清教徒的身体形象，其中材料是坏的，精神上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精神上的）是好的。傅立叶也带有二元论的色彩，这导致他鄙视我们现在的身体，但他通过倡导一种激进的精神唯物主义（即，使生命具有高价值）克服了自己的极端理想主义，从而达到了对身体的潜在神化。“没有什么比道德上的快乐——辛辛那图斯的萝卜和哲学家的黑汤更不适合我们——红衣主教，高贵的明星。我们需要一种巨大的奢侈，一种双复合的和谐，它应该适用于我们灵魂和感官的所有官能，在它们的实际 [现在] 状态中远离这个辉煌 [未来] 的命运”（PHS I 54）。

例如，这种命运包括白化病，这是哈尔蒙人（Harmonian）身体的前回声，“他的昼夜白度和夜间视野的特性，出生在哈默尼的种族将被赋予”（63）。傅里叶对视觉的未来发展特别有启发性——我们不仅会在晚上看到，我们还将享受“变色龙的两极垂直或发散的极眼”，它拥有“同时将眼睛投射到相反的两极。”傅立叶的收敛总是一个限制，一个限度。我们现在文明

的眼睛会聚，因此受到严重限制：和谐的眼睛会发散，从而扩大其范围，增加视觉激情的乐趣或“奢华”。发散的东西会带来多样性，例如“狂热”的不同性取向和所谓的变态。会聚的东西是单调的，就像道德或肤浅的双光视觉一样。Harmonian 将获得“共同芳香视觉”，允许感知大约 800 种颜色，每种颜色属于不同的香气（光只是一种香气，我们只看到它的 12 种光线中的 7 种）；我们甚至会在天空中观察星星交配时散发出的香气，并在我们的“恒星公报”中注意到它们的无数阴影（87）。梦游者闭着眼睛安全地四处走动的幻觉“向我们证明，我们可以在没有感官帮助的情况下体验感觉”（即 ESP），因为我们可以精神上调谐到“行星的感官能力”身体，地球自己，“像我们自己一样看到和听到，但通过非常不同的方式”（105）。我们似乎在这里接近道教，并且得知和谐人（如潜入海底与龙王会面的道教圣人）是两栖的，或者他们在没有翅膀的情况下在空中飞行（169），他们拥有刀枪不入（174-75）、灵巧和可抓握的脚趾。然而，傅立叶的理论是物理的，而不是神秘的：他提出存在构成所有物质事物和器官的十二个原子或基本粒子。我们文明的眼睛缺乏鹰的共同太阳视力（看透火的能力，如太阳人或太阳居民所享有的）和猫的共同夜间视力，因为“五锐之一或五在我们看来，扁平的原子以一种矛盾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这些疾病只是暂时的，人类将通过支持社会系统来解决它们，只有社会系统才能使我们的身体变得极端活力，并支持新的原子组合，其中我们在身体上很容易受到影响”（91）。此外，社会变化将影响地球的命运，因此气候将发生变化。地球将失去其唯一的“木乃伊”月球，并获得大量卫星和土星环，并再次沐浴在其他行星和恒星的芳香影响中（就像在文明真正将我们的世界从其轨道上撞开之前一样）；新的香气将在我们的大气中流通，赋予“生物、动物和植物新的能力”。仅这个春天 [即这个来源] 就足以引起 [身体和自然] 的所有特定变化”（92）。

傅立叶避免勾勒出其他感官和器官的发展，让我们利用激情演算来为自己推断触觉的未来，甚至生殖器的未来，这一定比视力和视觉组织。他预测，对于我们的视线而言，最终会将所有“有生命的物体”（以及现实本身）变成透明的“非常清澈的水晶”，就像“蜕变前夕的蚕和黄昏中的萤火虫。”因此，“人眼将处于白内障已被摘除的人的状态，他能够区分以前只有不透明和模糊的形式和阴影”（123）。显然，傅立叶宣扬的是一种感官的神秘主义，或一种感官的神秘主义，其中一切都体现在光体中。

坛场 [5]

傅立叶的未来会给我们的现在带来不公平，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他高度原创和有点疯狂的末世论，我们文明人只能希望见证和谐的预尝。他认为轮回不是脱离轮子的一种手段，而是对无限旋转木马的承诺，在其中，我们将作为个体灵魂追踪我们的轨迹，穿过和谐的未来，甚至出现比我们现在的浩瀚还要惊人的全新宇宙。他对所有宗教非物质天堂概念的迟钝的批评导致了唯物主义的末世论——导致自我和身体的虚拟永恒——因为否则傅立叶的上帝将不得被指控对生者和“死者”都不公平。我们可以用傅立叶系统做的一件事就是以曼荼罗的形式将它放在我们的意识和注意力中，而不是质疑它是否真的是真实的，而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种奇怪的中介来实现某种“解放”。太阳系的未来，随着行星的重新排列以形成彩色光的舞蹈，可以被想象为对宇宙起源意义的 yantra 的密宗熟练使用，就像苏菲对“光晕”或一系列有远见的光的冥想一样，集中并整合我们自己对内在和谐潜力的个人认识，克服哲学家和牧师对我们“对物质的偏见，这是对我们的卑鄙原则”（PHS I 227）。就像尼采的永恒回归一样，傅里叶末世论对我们来说不一定会失去所有价值，如果我们以隐喻的方式考虑的话；或者更好的是，mandalally 而不是字面上的教条。这两个系统都旨在象征（即同时存在并代表它所是的），使呈现出与物质存在、生成、生命相似的“是”；a 是的，尽管它们存在所有差异，但在尼采和傅立叶中听起来都是一样的“是”。

（双复合或芳香或超然的火）……可能被称为自然的物质神……因为火是神的身体，在这方面应该在元素中占据焦点。（PHS I 188）

衍射：瞬间的和谐之光穿透颠覆中心，（仿佛）黑色羽毛的羽毛，或黑色毡帽，置于眼睛和太阳之间，像水晶棱镜一样反射边缘的七道光线。（PHS II 414）

道之平衡

纯属巧合，在阅读傅立叶时，我碰巧参观了旧金山的几座迷人的道观（感谢我在城市之光的朋友，他们还为我提供了一份布列塔尼颂歌）。数百年后，方阵的神殿将被如此奢华的红色和金色、香火和旗帜所镶嵌；此外，道家强调自发性、工作即游戏、财富、健康、长寿、性“炼金术”、复杂的美食，甚至是感官享乐，这也与傅立叶宗教非常吻合。K. White 在他对颂歌的介绍中指出，当傅立叶斥责 3000 年的文明“疯狂地与自然作斗争”并吹嘘自己是“第一个向自然屈服的人”时，他只是在为欧洲说话，而在《道德经》中可以读到“顺其自然/让每一件事都顺其自然，该做的事情就做好了/管理任何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它的本质/因为当事物的本性被破坏时，事物就无法正常运作。”在《列子》的杨朱文（我在参观寺庙的同一天买的）中，我发现：

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阙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阙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阙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阙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阙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阙性。

凡此诸阙，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傅立叶宴会增编（音乐笔记）

鉴于对傅立叶来说，所有测量级数都可以用音乐术语来表达，因此音乐对他来说是一种社会形成的原则，阅读傅立叶似乎很自然地增强了某些音乐的听觉，正如我刚刚发现的那样 Telemann，我已经相信他是一个肯定的人，是人类幸福的支持者，我现在认为他应该活到和谐时代。傅立叶本人对格鲁克的歌剧赞不绝口——这是迄今为止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的唯一对一位作曲家的具体提及。在现代人中，有人怀疑他可能喜欢萨蒂。傅立叶相当神秘地谈到了“共济会和音乐之眼”，这听起来像是莫扎特式的，也有通感。我们知道他喜欢军乐队。（见附录 C。）

有趣的是，傅立叶的每一个崇拜者都想与他争论，接受他的系统的一部分并拒绝一部分，从他的首席弟子维克多·考文特一直到他的现代评论员和传记作者。如果这样的课程没有显得缺乏尊严和机智，我也可以这样做。相反，我管理得更好，并通过一系列瑞典-博格/精神主义者的降神会确定傅立叶（目前居住在“行星灵魂”中，等待转世为索拉里安人）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主意他的想法，因为正如他所说，“我自己不是写过‘对排他系统的嗜好是文明的根本恶习之一，它会在和谐中被避免。’？”例如，他放弃了所有以前的种族偏见，但坚持认为他的宇宙学或多或少是正确的。起初他比较喜欢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年轻时称赞过他——但后来当马克思谴责他愚蠢和妓院的污点时，傅立叶变得非常讨厌他，并指出他对女性不友善和重男轻女，“总是一个不好的迹象。”保罗·古德曼的鬼魂将傅立叶介绍给了威廉·赖希和现代色情解放主义者，并说服他重新思考他对婴儿和儿童性行为的立场。

“我现在意识到 Hypermajors 和 Hyperminors 都存在于所有四个组中，因此：

在第一阶段，或童年：在第二阶段，或青春期：1 友谊 1 爱 2 抱负 2 友谊 3 爱 3 抱负 4 家庭 4 家庭

（注：原系统中缺少第一阶段的三个和四个。）

在第三阶段壮年在第四阶段暮年 1 抱负 1 家庭 2 爱 2 抱负 3 家庭 3 友谊 4 友谊 4 爱

“这，”他说，“大大改进了你的《人类灵魂的激情》第 84 页，第 2 卷的图表。”

“当我说儿童是第三性时，”傅立叶继续说道（通过 planchette），“我的意思是他们是无性的。当亨利·德·蒙瑟兰特（Henry de Montherlandt）举起我的说法（没有署名）时，他的意思是表明孩子是另一种性别，具有自己和适当的性取向。毋庸置疑，我已经准备好给予青春期充分的性自由，但未能理解儿童甚至婴儿也拥有自己的色情本性。当然，我仍然有幸成为第一

个提出解放所有激情的社会发明家，包括妓女和蓝宝石——甚至包括对贞操的激情！现在承认激情系列包含所有人类，不分年龄或性别，并不会削弱我的系统的力量，而是加强和完善它。”

坛场（二）

方阵的微观建筑反映了宇宙的宏观建筑，因此可以完全被视为一座寺庙；因为所有的寺庙都是微型宇宙。将方阵和宇宙作为相互象形文字联系起来的关键在于傅立叶关于规模、视角和亲密关系的激进游戏。例如，太阳系的未来涉及地球获得五颗新卫星，朱诺、谷神星、帕拉斯、灶神星和水星，这将使它们目前的轨道脱离对新和谐地球的绝对吸引力，并离我们更近。和太阳。太阳系的其他部分也将挤得更近，因此金星、火星和木星在我们看来几乎和我们自己的卫星一样大，我们甚至会看到赫歇尔（天王星）及其八颗卫星（La Faquiesse、La Bacchante、La Bayadère、La Galante、La Coquette、La Romanesque、La Prude 和 La Fidèle）。我们的夜空将闪耀着巨大的多色球体（“用彩灯照亮花园的效果”）——我们将看到土星的光环，金星像淡紫色的月亮，木星像水月——灶神星将是一种“颠覆性的色调”，可能是“烧焦的赭色，像公鸡的背部，或者更确切地说像酒渣。”行星将像狂欢中的温暖物体一样聚集在一起，我们将如此接近，我们将能够通过超凡行星电报看到其他球体的居民并与之交谈（“因此，我们将能够，在太阳就像在木星上一样，可以看到并计算乘客和窗户”——PHS I 213）。此外，天空中将充满芳香的光线纵横交错，就像极光聚焦成激光一样，像电流射流一样在宇宙中射出。在个体方阵的规模上，相同的宏大观点将矛盾地与相似的亲密和拥挤结合在一起。方阵的新古典主义、华丽和巨大的宫殿，它的和谐人居住的单一屋顶，向太阳张开两只翅膀，就像双臂一样，太阳是“物质之神”、“超然之火”或生命原则的可见象征。方阵提供了更准确的宇宙象征——反之亦然——因为三十二个合唱团或主要系列中的每一个都对应于三十二个天体中的一个，而太阳代表主教会议——“因为没有无法在激情和谐中再现的行星和谐细节。”因此，玫瑰在象形文字上代表受水星影响的维斯塔拉特，而游吟诗人则由康乃馨、青春期和初恋之花代表，在木星第五个月亮的标志下。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通过对所有其他人的吸引力，通过“光芒”（工作/娱乐的辐射或复杂运动、激情系列等）和“轨道”连接在一起。主轨道将由 Street Gallery 描述，这是一条连接所有机翼的室内通道，并沿着 Phalanstery 的二楼连续运行。傅立叶对这项发明赞不绝口，这为他总结了和谐的风格。欧洲 19 世纪的有盖画廊、对傅立叶理想的苍白模仿、着迷的沃尔特·本雅明，以及以傅立叶的街道画廊为代表的建成社区的统一概念，在某些有趣的 20 世纪理论中找到了呼应，例如 Arcology、Situationist Urbanism 或 bolo' bolo。由于傅立叶的宇宙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评论家们未能认识到方阵建筑的象形文字性质；此外，与建造巨石阵的“德鲁伊（druids）”不同，傅立叶的计

划不是基于现有的宇宙，而是基于想象的宇宙，一个改进的宇宙，只有当人类社会通过权力虚拟地实现它时才会出现。吸引力和释放的激情——一种足以将行星从轨道上拉下来的力量。

比较傅立叶和威廉布莱克（致 Anselm Hollo）

你可能会开始认为，渴望的时刻随着彗星或蒸汽机不可避免地来到了欧洲文明，当然，催生它的复杂因素是法国大革命——其中一个历史事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仍在继续，就像罗马帝国或新石器时代一样——这使得傅立叶和布莱克一样是原始浪漫主义，但这也使他们两者都成为了我们的同时代人。租住的两个边缘怪人，都被误认为是神秘主义者，但都是身体的先知，比大多数追随他们的自然神秘主义者、改革家和理论家激进得多：他们几乎同时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战胜了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式和柏拉图式，他们都推翻了宗教——他们每个人在 18 世纪都有一只脚，在 20 世纪（或 21 世纪！）——他们跳过了 19 世纪——也许另一只鞋还没有掉下来，甚至现在！他们都“疯了”。如果傅立叶是一个“logothete”，那么布莱克也是——他甚至定义了它：建立自己的系统或受制于别人的系统。与此同时，布莱克对水果有什么看法？从疾病中恢复过来的那一刻，会引发对物质对象、气味、味道、颜色的强烈神秘感。这些时刻隐藏在尼采许多最佳见解的背后。水果象征着这种时刻。冬天：当然是梨和苹果，从 10 月起就开始窖藏，柿子和葡萄柚从热带地区运来火车，还有去年夏天的桃子、杏子和樱桃的蜜饯。树木栽培！不知怎的，它似乎逃避了“农业大革命”的魔咒，又似乎很容易，根本不像真正的工作，更不像“有吸引力的劳动”。纽约曾经是一个果园州——自世纪之交以来，由于美国资本主义为了保质期和产品的一致性而反对品种和口味的邪恶阴谋，实际上数百种苹果已经消失了。而现在（开始下雪——1991 年 1 月 8 日）完全是幻觉：现在是夏天，布莱克和傅立叶正在大西洋沿岸某处破败的海滩度假胜地打迷你高尔夫球，也许是南泽西岛或罗德岛，一个温暖的夜晚，但不令人窒息，星光灿烂，他们一直在用装满水果、甜瓜、柠檬、草莓、黑莓、李子、黑樱桃、西班牙白兰地和糖的大冰罐中喝桑格利亚汽酒——它们非常高，而且最缺少他们的镜头。在他们身后是一群孩子，13/14 岁的孩子穿着短裤和高帮运动鞋，咯咯地笑着，调情，以一种友好的宇宙方式取笑两个成圈的老家伙，每个人都在嘲笑它纯粹的愚蠢乐趣。

（在 Harmony 中，人的意志）快速地重新种植山脉，并在某些岩石上绘画，这样可以保留风景的奢华……（PHS I 59）

触觉诗学

傅立叶想将字母表扩展为三十二个字母，以与太阳系中的天体数量、牙齿数量、方阵中的合唱团数量等相协调。方阵也被称为陀飞轮或涡旋，给人一种感觉它的湍流和它的吸引力，唤起了一个“灾难性盆地”的数学形象，所有的点都会因吸引力而坍塌。我们甚至可以将方阵视为“奇怪的吸引子”，借用现代混沌数学家的一个术语。傅立叶谈到了“吸引力字母表”或激情，以及“音乐语法”。三十二个字母——包括那些虽然我们听不见却存在的字母，就像五种颜色（玫瑰色、小鹿色、栗色、龙绿色和丁香色）存在于光谱中，即使我们看不见它们（以一个八度音阶中的五个未演奏音符的类比）——这些字母在一个漩涡中一圈又一圈地飞来飞去，就像秋天的树叶漩涡一样，玫瑰环，都向中间落下，形成一朵磁性玫瑰，玫瑰风。字母在超然的火焰中燃烧，每一个都透露出一个数字、花朵、香气、颜色、音符、旗帜、动物、激情。这是欲望的 Cabala，色情类比的数字。傅立叶对美学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除了对他自己忽略的亚里士多德统一的点头），但他对诗学的真正贡献只能通过权衡他的全部作品来评估。Barthes 将他归类为 logothete 是正确的，就像 Sade 和 Loyola 一样，对于他们来说，文字有自己的生命，可以用来创造新的现实。凭借他的新词、数字奥秘、对应论等，他非常像仪式魔术师一样使用语言，将图像从意志中召唤出来。然而，傅立叶和其他金属语言学家之间的区别在于他的话的来源/起源或“泉源”，正是在这里，他与所有的光照派和柏拉图派分道扬镳。激情不是更高、更超自然的现实的低等阴影——它们是超自然的现实。信件从激情中迸发出来，仿佛来自天使的口中，每一个都是欲望光谱的光芒。**这就是超现实主义者对傅立叶的迷恋的关键：语言被定义为一个由奇迹、咒语和魔法咒语组成的系统，但不是来自任何不流血的被阉割的精神肉体——蔑视宗教神秘主义——不，语言来自激情，来自身体，在无法估量的力量漩涡中回归激情，回归肉体。**我想把这个诗学视为傅立叶最宝贵的发明，但也许我这样做是错误的。当我经历了和谐，生活在一个漩涡中，我就会知道，这种诗学本身并没有尽头，而是一种武器，一种工具，一种让文明颤抖和崩溃的策略——但只是真正快乐的预尝，真正的奢华，真正的诗意：生活在炽热的激情中。

附录 A：黎明赞美诗 (PHS II 109FF.)

在五点前一刻，一些钟声敲响了小游行的召唤和黎明的赞美诗；公司在食堂的房间里准备在五分钟内下降；下楼时，您会在门廊下找到音乐家的乐器、祭司和游行官员的装饰品等。五点钟罢工；14 岁的运动员康拉丁是军种的少校，他指挥各队组成。我之前曾说过，小阅兵的军官是从运动员合唱团中选出的，因此康拉丁的副官和他一样，分别是 13 岁和 14 岁；他们是男子组的运动员 Antenor 和 Amphion；女子组的运动员 Clorinda 和 Galatea

Amphion 和 Galatea 一方面组成管弦乐队，Antenor 和 Clorinda 去准备进行曲的顺序。它们按以下顺序落入：-

我想这个集合由四百人组成，男人、女人和孩子，总共有二十个小组，准备出发前往毗邻国家的不同地点。二十名旗手排成一列，隔着一段距离，面对着宫殿的前面和女巫的后面。这支队伍由声乐和器乐部门组成一个管弦乐队，每个小组都有一名牧师或一名女祭司。在祭司面前放着一个点燃的香炉和一个拿着香水的同性婴儿，在两根柱子之间有一个教皇或大祭司；门廊两侧有鼓或喇叭，动物和汽车排列在庭院的两侧。

中央是康拉丁少校，旁边是副官，在他面前是四个新人合唱团的孩子。他们携带信号女巫，并机动将命令传送到信号塔，信号塔将它们重复到邻近城堡的圆顶、已经遍布全国的团体以及邻近国家的宫殿。

当一切准备就绪时，鼓声强加于寂静，少校命令向上帝致敬。然后鼓声、喇叭声和所有的军乐都响起来了；周围圆顶的钟声一起演奏，香火升起，女巫在空中挥舞，飘带在宫殿和城堡的尖峰上飘扬；已经在田野里的团体在这个仪式上团结起来，旅行者脚踩地面，大篷车在离开车站前协助敬礼。

一分钟结束时，敬礼停止，教皇通过在普遍统一的音调上敲三个小节来发出赞美诗的信号；放置在声乐部分和器乐部分上的祭司和女祭司发出雷鸣般的圣歌，然后所有团体合唱。

赞美诗唱完，小可汗让全体成员被打得落花流水，管弦乐队解散队伍，放下乐器，每个人都在他的工业集团的旗帜下列队；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排成一排，各个方向，从小孩到老人的年龄不同，排成一排，步入四排，就显得别扭了。大阅兵呢。他们在人为的混乱中排列自己，并首先将自己指向动物；各队在通道上各取车，并列前行，依次列队在大长廊前行进，长廊下驻扎着一些要人，如君王的圣武士佩戴盾牌，如果是小型游行，如果是盛大的阅兵，一个背着摆线新月的统一皇帝的圣骑士。

每组在通过时，都会收到与其等级成比例的敬礼；最早的农业和砖石集团受到高度的繁荣，相当于敲打田野的鼓声；然后他们将每个人带到目的地。

赞美上帝的敬礼定期在不同的方向穿越地球；如果是春分日，日出时有盛大的游行，而球形的等级制度在黎明时呈现出一排长两三百里格的会众或指骨，它们的赞美诗在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相互接续环游地球，每一个经度都迎来黎明。在这两个至点，圣歌会在与君士坦丁堡正午相对应的时刻立即在全球和整个人类中高唱。

晨礼就像一连串的大炮，在夏天从北极行进到南极，而在冬天则相反。公共节日的顺序是一样的：夏至日，整个北半球全家一起用餐，或降序用餐，整个南半球以四排或升序用餐；*两个半球用餐的顺序相反冬至那天。

今天上午的集会也很有趣，作为一个事后变更会议，谈判者在夜幕降临的返回会议上修改前一天签订的安排和协议。这些众多的兴奋剂形成了不同成分的混合过境，这些黎明的兴奋剂足以从清晨开始踏足整个州。可以看出，还有许多其他的初恋动机，其中包括维斯塔法庭。因此，在和谐中，你必须要么虚弱，要么生病，才能下定决心在凌晨四点之后继续卧床。一个他们故意不叫醒的人在两个小时后去参加不同小组的会议时会感到不安。他会失去阴谋的线索，他的怨恨将是极端的。

* “升序和降序”在这里表示生命、友谊和爱情、或青春和青春期的上升阶段；生活的下降阶段，野心和家庭主义，或中年和衰退的群体。-H.D.

附录 B：1000 花丛

（此版本引自布列塔尼的颂歌；另见 UVCF 292-3）

“如果樱桃树系列在距离方阵一英里的大果园里大量联合起来，它应该在晚上四点到六点的时间里看到它和它的邻居：

1. 来自相邻的两性方阵来帮助樱桃园丁；
2. 小区内的一群女花匠，来栽种百尺锦葵和大丽花，形成邻道的透视，与果园相邻的菜地形成方形的边界；
3. 蔬菜园丁系列，来种地的蔬菜；
4. 一组千花系列，为宗坛修行而来，设置在菜地和樱桃园之间；
5. 一群草莓少女，在课程结束时，在毗邻的森林中种植了一片种植了草莓的空地后：在一刻钟六点钟时，从方阵出来的秋千车将为所有这些小组带来下午点心：从六点一刻到六点一刻，它会在樱桃园的城堡里供应；然后，这些团体将在建立友谊纽带并在接下来的日子安排工业或其他聚会后散去。”

附录 C：“HARMONICON”，作者：STEVEN TAYLOR

附录 D:

傅立叶主义是一个非常纽约的现象。布里斯班和格里利在纽约生活和出版，北美方阵的大多数创始人都是纽约人。UNIVERSAL PANTARCHY 的创始人 Steven Pearl Andrews 也住在纽约。将珀尔·安德鲁斯的以下段落与傅立叶关于聚会的引述进行比较（第 9 页，与胃科学的部分，“傅立叶宴会”）。傅里叶对安德鲁斯的影响将变得显而易见：

现有社会秩序中人类社会的最高类型，就在客厅。在贵族阶级优雅而精致的聚会中，没有任何立法的无礼干涉。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充分承认。因此，性交是完全免费的。对话是连续的、精彩的、多样的。小组是根据吸引力组成的。它们不断地被分解，并通过同样微妙而无所不在的影响力的运作而重新形成。相互尊重遍及所有阶级，而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和谐，正是在立法者和政治家害怕不可避免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情况下盛行的。如果真有礼法的话，它们只不过是每个人的思想承认并为自己判断的原则的建议。

是否可以想象，在人类未来的所有进步中，以及当今时代正在展现的所有无数发展要素中，整个社会及其所有关系都不会达到社会某些部分那样高的完美程度，在某些特殊关系中，已经达到了？

假设客厅的交往受到特定立法的管制。让每一位绅士与每一位女士交谈的时间由法律规定，他们应该坐下或站着的位置被精确规定；他们应该被允许谈论的话题，以及可以对待每个人的语气和伴随的手势，仔细定义，所有这些都是以防止混乱和侵犯彼此的特权和权利为借口，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设想得更好有计划地或更确定地将社会交往转变为无法忍受的奴役和无望的混乱？[安德鲁斯，1848:2]

安德鲁斯通常被认为是沃伦派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他在创建 Modern Times 以及纽约的“褐砂石乌托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见 Stern, 1968 年]。但他后来的思想，Pantarchy 的全球结构，以及他的普世主义宗教，似乎都归功于傅立叶。

附录 E, 1997: 关于傅里叶《四律论》的注释

《四律论》——标题似乎暗示了一种结合并超越思想力量和音乐力量的体验的可能性。一首交响曲有四个乐章；而 theoreia 本意是直接体验或“品味”意义上的“视觉”，是一种超越纯粹的话语理性，甚至燃烧文字本身的揭示。因此，理论揭示了思想的“音乐”或“元语义”方面。一种被迫承受这种双重音乐性重量的文字语言可能会在重担下显得紧张甚至破裂。

而《四律论》确实裂开了，在接缝处分崩离析，爆裂，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个鼓囊囊的袋子，裂开，洒出支离破碎的棱柱状的乐光碎片。如果傅立叶是一个“logothete”（最初是拜占庭宫廷中的一个头衔）——他（如萨德、洛约拉、斯威登堡、布莱克）创造了一个语言世界，然后居住在其中——然而，这种语言总是在努力克服一种语言的限制。排除音乐的逻各斯——语言试图克服自己，而书本身成为了这场斗争发生的场域。对于传统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似乎充斥着这样一场战斗的碎片和混乱，但熟悉傅立叶基本音乐性的读者将掌握想要从这种明显的不和谐音中出现的和谐（甚至延伸到奇怪的分页）原始的 Quatre Mouvements）。如果这是一首交响曲（1808 年），它已经是“浪漫的”；它甚至以某种奇怪的方式预言了现代（傅立叶似乎已经直觉到了十二音构图的可能性，基于与他的十二种激情理论的类比）。但是将傅立叶的文本想象成歌剧而不是“纯粹的”音乐作品可能会更有帮助。傅立叶的话在印刷页面上“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它们缺乏明显的音乐维度；读者必须通过想象来提供它。傅立叶热爱歌剧，并赋予它在他称之为和谐的世界中的核心作用，正是因为它结合了每一种艺术并且可以集体表达。在后来的作品中，例如在《爱情新世界》中，傅里叶充分发挥了他的叙事才能，创作了概念性的歌剧，在音乐、字谜、芭蕾、盛大游行、狂欢节、蒙面舞会的无休止（无缝）伴奏下，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场景上演舞会、竞争对手的管弦乐队、乌托邦式的建筑以及社会现实的完全审美化。较少使用叙事的四乐章理论可能仍被视为一种单人歌剧的剧本，一系列宣叙调和咏叹调，由傅里叶角色表演：——有远见的疯子，古怪的巴尔扎克单身汉，穷困潦倒的美食家，旅行推销员，自称救世主（“demi-messiah”），和他的猫和花盆一起住在一系列出租的房间里，不断地修改、版本、改进、启示、重复、涂鸦，涂鸦。然而，想象傅立叶将自己创造为这个“角色”是错误的。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分裂的自我。傅立叶可以很有趣、很讽刺、很诙谐，但他从不讽刺。萨德、洛约拉、斯威登堡或布莱克都不是。因此，《四律论》不是傅立叶的代表，而是一种呈现。也就是说，它是存在的（因此仍然非常“可读”），它是一份礼物，一份礼物，傅立叶的礼物——一首新歌——一个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整个宇宙——“真相”。

然而，这不是赤裸裸的真相。傅立叶是真诚的，但远非天真。他的偏执狂涉及的不仅仅是偏执狂。他的“绝对怀疑”和“绝对偏差”原则除了是一种“偏执的批判”之外，还有什么？狡猾地，傅立叶隐藏了他的启示的各个部分，即使他似乎在各个方向爆炸。也许有人会窃取他的想法？或者也许他的想法，尤其是他的性观念，可能会超出读者的能力？不，即使在他完全在场的热情洋溢的情况下，傅立叶已经隐瞒了一些东西。《四律论》是一本由缺席和在场定义的书——由沉默和“音乐”定义。

翻译和出版《《四律论》》（1857年）的美国人克拉普和布里斯班担心这部作品的“令人震惊”的一面。半个世纪的“维多利亚主义”介入，从“拉丁”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移植。傅立叶继承了18世纪的放荡主义和卢梭浪漫的言论自由，这两种模式都与美国文化格格不入。布里斯班预测，共识道德将傅立叶的性观念标记为“虚假和不道德”或“苛刻、严厉、粗俗、粗俗”；事实上，即使是爱默生和霍桑也拒绝了“激情系列”的全部含义。直到1967年，傅立叶在《和谐》中对性的全面处理，新世界，甚至在法国仍未发表——但色情信息无法从傅立叶中删除，除非通过查尔斯·纪德（Charles Gide）所实践的那种选集——并被安德烈如此公正地批评布列塔尼 - 这相当于纯粹的保龄球和虚假陈述。纪德试图将傅立叶描述为合作运动的“先驱”，因此只选择了讨论有吸引力的劳动理念的段落；Breton认为必须完整地阅读傅立叶，这意味着，例如，不能脱离完整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能脱离完整的文本，因为理论本身永远不完整）来理解有吸引力的劳动——必须看到有吸引力的劳动作为一种激情，或社会生产的性化，以及作为宇宙欲望的一个方面，它（如神性）实际上创造了物质多元宇宙。

但是，即使是1960年代的英文版傅立叶选集，试图对他思想的各个方面做出公正的评价，也未能达到布列东所要求的公正——将傅立叶视为艺术家的审美或批判性公正。布里斯班为“傅立叶的弟子在巴黎出版，在他死后”的版本翻译了《《四律论》》的序言：

“这本书是天才的第一次爆炸；这是一次惊人而奇妙的爆发，向四面八方喷射出诗意、美感和科学的洪流，它们的突然闪现在脑海中打开了无数的视野，新的和巨大的，但立即被拒之门外。它在智力上产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仙女场景，巨大的幻影之境的效果……”

……也就是说，一句话——一个尚未发明的词——超现实主义。通过阅读全文，布列塔尼发现傅立叶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然而，即便如此，傅立叶也无法公平对待，他的政治在很多方面都比布列塔尼先进得多（例如，他既不是厌女症也不是“恐同症”——超现实主义者的两个困扰罪过）；并且其风格始终（与某些超现实主义作品不同）透明和半透明，即使尤其是当它被最严重地“破解”时。

认识到只有整篇文章才能在傅立叶的读者中引起的兴奋——所谓的“热情”（类似于新教极端主义）——克拉普和布里斯班明智地决定放弃四个运动的整个炸弹而不是选集它变成了一堆潮湿的哑炮。他们大胆地再次引用法语序言：“如果……它违反道德，那么道德就更糟了。”傅立叶的另一部英文著作《人类灵魂的激情》（由“英国”傅立叶主义者休·多尔蒂编辑——肯定是一个爱尔兰名字？——他带着1848年的革命暴徒冲进凡尔赛宫）也包括无数篇关于傅立

叶的文章。最愚蠢的概念（行星际电报，行星的性生活等）以及他最色情的幻想。断言傅立叶的美国追随者不受他最奇怪的想法的影响是司空见惯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尽管出于某种原因，克拉普和布里斯班决定从《四律论》中删除关于“胃食学”的章节，仿佛傅立叶对食物比他关于“两性关系”的概念更令人震惊。（而且傅立叶肯定会鄙视他在布鲁克农场和北美方阵的美国追随者的全开球的格雷厄姆素食主义。）傅立叶的完整理论在美国（就此而言在法国也是如此）当然被淡化了，但它没有被剥夺所有真正的激进主义——它没有被扭曲。傅立叶对 19 世纪中叶被称为“自由恋爱”的“改革”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方舟实验失败之后也是如此。“现代”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长岛的乌托邦社区，1851-ca. 1865），如斯蒂芬·珀尔·安德鲁斯（Stephen Pearl Andrews）和 J. H. Noyes 领导下的奥奈达（1848-1880）的基督教完美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自由爱情学说傅里叶，如果不是傅里叶。

在比彻的傅里叶传记（pp. 116f）中，我们了解到作者本人认为《四律论》是一个“谜”。一方面，它被赋予了一个虚假的出版地点（莱比锡），并且只有“CHARLES à Lyon”签名。在对本书内容进行总结后，比彻说

像上面这样的提纲可以传达出《四律论》“关于”什么的某种感觉，但无法传达傅里叶的文字甚至是他的索引给读者带来的印象。因为在他的每一个主要部分之间，都插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序言和结语，这些主题包括“道德哲学的匮乏”、“社会变态的接近性”和“方法论的盲目性”。整本书没有明显的逻辑连续性；反复提及未来的书籍和傅立叶没有选择讨论的学说方面；在每一节中，人们都会遇到从银河系的解体和极地冰盖的融化到法国省级剧院的颓废和 *maîtrise rationnelle* 的所有内容的冗长且显然是无端的笔记和题外话。最后，全篇前面有“引言”、“初步论述”、“论据”和“大纲”，然后是“省略章节”、“注释”、“注释”、“通知书”。文明”，几个结语，以及一个巨大的折页“社会运动进程的画面”，从最初的恒星流体感染海洋开始，到地球绕轴自转的停止达到高潮。[比彻 119-120]

有一次，《四律论》将自己描述为“荒谬的、巨大的、[和]不可能的”。

1816 年傅立叶写了一篇道歉信或“第一次公告的解释性序言”来解释《四律论》之谜；然而，他将文本称为没有俄狄浦斯的狮身人面像，暗示这种解释将证明不够详尽。他将这本书描述为“研究奇异”、“戏剧前的模仿”、“试验气球”的作品。他戴上了丑角的外衣——正如比彻所说，“灵感、淫荡和迂腐的面具”——故意引诱他的对手，用“咆哮的批评者的陷阱”来欺骗他们。他吹嘘说，当他的一些朋友在校样中读到这本书的“初步话语”并称赞它“写得很清醒”时，他马上又用他最“有远见”的语气加上了另一个介绍。“我的想法，”他自豪地说，“天生古怪，对方法不耐烦。因此，它适合我推测我的自然倾向的用途。”Beecher 正确地提出，这种描述同样适用于傅立叶后期的任何作品，而不仅仅是适用于《四律论》。我们可以称它为“实验性写作”，但这只是因为它是先来的；然而，傅立叶的“声音”已经充分发展，永远不会改变。直到最后他将继续隐瞒，他将继续组织他的文本，几乎就像自由联想的独白一样，他将继续

“离奇”。他的自我掩饰绝不是自我加倍；他永远是傅立叶，同一个统一的预言家，同一个怪人，同一个作家。

然而，我们不仅可以将傅立叶解读为后超现实主义者，还可以解读为后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我们既没有义务设定一个绝对的作者类别（将其简化为纯粹的心理学），也没有义务对作者进行激进的欺骗以支持文本（使其与“意义”脱节）。傅立叶也许是我们的当代；不是我们解开了谜题，而是我们进入了谜团，变得像傅里叶本人一样“怪诞”，傅里叶的文字对我们和他的弟子一样具有“爆炸性”和“奇妙”的力量，而是对我们来说，震惊更多地来自于认识而不是陌生感。我们通过情境主义者（他们可能在1967年读过《新世界》），通过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通过自治主义者，通过“漂移”、批判理论和“欲望”理论——以及通过“共产主义之死”，来到傅立叶。我们不再要求作者作品超越“个人”或将自己伪装成意识形态。因此，我们不必将傅立叶解读为失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不必解读为原始超现实主义者。他作品中的“科幻”方面只是反映了我们童年的幻想，熟悉它们的陌生感；他的性取向以同样的方式属于我们。就好像傅立叶的整个革命计划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成功了——而且只是在阅读的世界里，即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所揭示的书本宇宙的“道义”世界（他写了一篇关于傅立叶的非常有同情心的文章，顺便一提）。欧文、孔德、圣西蒙，甚至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地变得不可读，而傅立叶的可读性似乎只会增加。以某种奇怪的方式（而且完全不是他希望的方式），傅立叶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后意识形态”的境地，在这种境况中，我们必须创造价值才能拥有价值，而我们唯一能够获得的创造力来自欲望和想象力。如果文明不能容纳欲望（如弗洛伊德所说），那么傅立叶为我们提供了克服文明本身的可能性，因为欲望不仅是离心的和“混乱的”，而且是向心的，是“自发秩序”的来源。根据傅立叶的说法，实现的欲望不会导致“越界”或萨德时刻，而是导致和谐时刻。这不是一个完全原创的想法。赫西奥德的宇宙发生学将混沌、欲望和物质描绘为存在的自发秩序力量。阿维森纳的宇宙学将大天使的欲望想象为生成的组织原则。但是傅立叶是第一个揭露这种对欲望的“解读”的革命意义的人，它是社会和宇宙的唯一可能原则。傅立叶一再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失败，不是因为它“走得太远”，而是因为它走得不够远：——它应该解放了欲望。直到超现实主义，甚至直到1968年才再次听到这样的批评。“想象力的力量”意味着我们可能拥有我们想要的价值观（如果不是“商品”），因为我们能够想象这些价值观。在这项任务中，我们可能会从傅立叶派生出一种乌托邦诗学，一种揭示我们“真实欲望”的辩证法——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美德”。尼采对“自我”的解放反映并补充了傅里叶对“他者”的解放——一个由超级存在者组成的整个社会最能实现权力意志的莫过于方阵——最终真正的“货物”——“果酱”今天，”正如爱丽丝所说。

[注：尼采可以用来对抗傅立叶的一些缺陷，比如他的“反犹太主义”。傅立叶喜欢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半文盲的省级职员，他未能克服在他性格中挥之不去的偏见。但他的种族态度并没有构成种族主义。毋庸置疑，在和谐中，“犹太人”的“Cabalistic Passion”将转化为社

会运动和个人快乐的积极力量。至于傅立叶对中国的荒谬厌恶，从几篇消化不良的报纸文章中可以看出，傅立叶在《和谐》中不仅会发现中国美食的美味，还会发现道教的魅力（杨楚的享乐主义；例如，或黄巾党的集体狂欢）。（关于傅立叶主义和道家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比较，请参见布列塔尼的《傅立叶颂》英文翻译介绍。）相反，傅立叶可以用来抵消尼采的一些失败，尤其是他个人主义的冷漠和孤独的一面，他缺乏同情。情境主义者提出了马克思和施蒂纳的综合——为什么不是傅立叶和尼采的综合？]

那些即将被查尔斯·傅立叶引诱的读者无疑会发现自己对《四律论》和自己喜欢的段落的用途。如果我沉迷于讨论我自己的一些，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展示一种阅读本书的方式，而不是排斥其他人。由于我从未在英语中遇到过关于傅立叶作为赫尔墨斯哲学家的任何严肃讨论（他的思想的一个维度已经在《四律论》中揭示）——它可能有助于我们在浏览文本的同时牢记某些目的由“宗教史”（或“宗教史”）开发的技术，试图阐明傅立叶后来在法国马丁派、光明派和共济会中的受欢迎程度。（在美国，瑞典堡圈子也产生了类似的兴趣。）“CHARLES à Lyon”这个名字一定立刻提醒了某些读者，他们熟悉这座城市是 18 世纪后期神秘主义和赫尔墨斯主义的温床，他们应该站在警惕神秘提示。文本的神秘风格和宇宙的兴奋不会让他们失望。

傅立叶揭示了社会运动的规律“在所有方面都是象形文字”，是所有其他运动的“象形文字”，因此“如果我们还不知道由现代天文学家确定的物质运动规律，它们现在就会被他们的天文学家发现。与我所了解的社会运动的那些类比”（斜体字是我的）。傅里叶提出了一种基于类比或“对应”的象形文字科学，正如它们在赫尔墨斯理论中所熟知的那样。他指的不是拿破仑掠夺罗塞塔石碑后对真正埃及象形文字的翻译，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和赫尔墨斯复兴主义者的旧“象形文字”，例如《霍拉波罗之书》。这些象形文字富有想象力和偶然的“误译”为作为“自然哲学”或科学的赫尔墨斯主义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框架。作为一种既隐藏又揭示物质对象原型本质的代码，象形文字可用于分类，因此是一种认识论工具。由于这些本质能够“在远处起作用”（例如视觉或重力），所以象形文字不仅包括内在本质的代码，一种“阅读”自然本身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投射符号学，一种方式通过运用图像（象形文字、符号）——即运用想象——通过“魔法”来影响“现实”。

傅立叶遵循这一传统，当然，它早已被其他范式“击败”并且“被证明是不真实的”——至少在 19 世纪早期哲学和科学的日光世界中是这样。对他来说，“标志”不仅仅是一个寓言（无论是道德的还是化学的），而是一种实践的手段。如果狮子和钻石类似于太阳（正如他在《人类灵魂的激情》中解释的那样），那么把握这一点不仅仅是写诗，而是为了和谐的目的而运用狮子和钻石的太阳特性（例如提升奢华感，这也是“太阳能”）。根据傅立叶的说法，太阳光本身可以分解为不是七种而是十二种颜色的光谱，每种颜色对应于十二种激情中的一种。“应该理解的是，这道光芒中还有其他五种肉眼看不到的光芒，分别是玫瑰色、浅黄色、栗色、龙绿、紫丁香。（我确信只有玫瑰和小鹿）。然后，白色的光线实际上包含十二条光线，其中它只显示了七种，因为音乐八度包含十二个声音，其中只有七个是发音的。”随之而来的是颜色、声

音、香气（在宇宙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几何形状（“爱的属性是根据椭圆的属性计算出来的”）以及所有的象征和感官符号对个人和社会心理和物质存在。

这种类比的认知直接导致仪式的重要性，对傅立叶来说，仪式采取了节日、歌剧和宗教崇拜的形式。据推测，个人也可能追求象形文字科学的好处，据说傅立叶本人已经编写并携带了星光护身符——但在这里他只讨论了他的理论的社会应用。[注：我查阅了 Adrien Dax 的文章，“A propos d’ un talisman de Charles Fourier”；那里描绘的护身符似乎很可疑，因为它是由标准的神秘象征而不是傅立叶对应组成的。然而，出处似乎是合理的。在比彻传记的第 550 页，注释 37 和 38，引用了几部关于傅立叶神秘联系的法国作品。] 仅歌剧就包括所有这些形式的仪式，傅立叶在《四律论》的几页中投入了数页来阐述其在和谐中的重要作用。在此我们注意到，歌剧将趋向于情境主义者所称的“艺术的压制与实现”——即艺术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的压制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现。对于傅立叶来说，观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整个社会的杰出艺术家；艺术本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方阵式的生活，一种不断自发产生的封闭式仪式和审美愉悦。典型的傅立叶表演（除了狂欢）将是戏剧性的游行，无论是一个系列的横幅和标准，歌舞，在花园里采摘樱桃一个小时，还是整个歌剧骑士军队-errant，隆重地抵达遥远的方阵。正如 V. Turner 所说，Harmony 的整个社会组织都是表演性的。

波德莱尔很高兴地注意到傅立叶的类比科学，后来兰波将其用作诗歌，后来又被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有流氓马克思主义者中最隐秘的赫尔墨斯主义者——注意到了。但在《四律论》中，傅立叶似乎不是想引诱诗人，而是共济会。在附录中，他在 Masonry 发起了一个典型的神秘呼吁，充满了严厉的批评。它的反教权主义、模糊的自然神论、对仪式的热爱，以及（偶尔的）社会激进主义，都可以与傅里叶主义的“宗教”相提并论。

[注：在美国，乔治·里普利和威廉·亨利·钱宁于 1846 年在布鲁克农场建立了一个模糊而短暂的傅立叶主义教堂（见 Guarneri, 54-55）。傅立叶曾为耶稣辩护，称他是享乐的先知，他使面包倍增，把水变成酒；傅立叶本人是“半弥赛亚”。傅立叶描述了献给和谐圣徒的“百花祭坛”，并指的是由大祭司和“和尚”组成的祭司（当然是自愿和无能为力的）。里普利和钱宁是前一神论者，因此可能从未尝试过太多的仪式方式。但布鲁克农场的欢乐气氛可能部分归功于这种“失落”的庆祝宗教和“神圣的人性”。]

但砌体未能实现其潜力，因为它（在革命中）致力于“理性崇拜”而不是快乐。傅立叶对理性主义的批评是费耶阿本德的任何弟子所能要求的。对他来说，它只代表威权主义和不育。相反，他提出了一种“英勇”和快乐的超理性砌体，通过使用标志，将其影响扩展到一般文化。傅立叶简单地发明了这个想法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事实上这样的社会在 18 世纪就已经存在，并且可能在 1808 年仍然存在。在 C. W. Heckelthorn 所著的《所有时代和国家的秘密社团》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关于“雌雄同体”的章节共济会”，即接受男性和女性为成员的共济会分支。使用英勇、骑士精神、浪漫爱情和阿卡迪亚象征主义的“传说”，这些命令在德国和法国可以追溯到大约 1788 年，当时最后的和谐勋章在其前任大师被捕后消散。耶稣会士称弗

朗西斯·鲁道夫“冯”格罗斯因欺诈。(Grossing 设法逃脱, 但随后消失了。)[注: 感谢 Joan Roelofs 教授提供的参考资料。] 知道是否有任何共济会会所(可能是大东方)曾经对傅立叶的隐秘呼吁做出回应, 这将是很有趣的。一些傅立叶主义者后来参与 1848 年的起义可能会在这方面进行仔细审查, 因为那个时期主要是“碳化主义”(甚至马克思也玩弄过它)。然而, 显然没有大量的泥瓦匠曾皈依和谐主义或试图重新组织共济会作为传播激情吸引力的阵线。

傅立叶关于秘密社团为乌托邦“起义”铺平道路的概念值得认真考虑。Bataille 和他在社会学学院的同事开发了一种对秘密社团的尼采式/革命性解读, 它仍然有其追随者, 可以将其与傅立叶关于砌体的章节进行比较。最大的不同是, 暴力在傅立叶的“通”中没有作用; 它都被“升华”为性(或追溯到性并因此被驱除)。乍一看, 这可能看起来像是纯粹的理想主义——但傅立叶直觉上是正确的, 这种替代实际上可以在“自然界”中观察到——在某些用多态共同感性取代攻击性的高等灵长类动物群中——或者在那些 M. 萨林斯称其为“春药社会”(与尼采对社会的简单分类为酒神或日神)。Sahlén 的例子是预接触夏威夷, Fourier 的例子是大溪地。例如, 在《四律论》中, 傅立叶用五点描述了真正的原始社会: 首先是“恋爱中的自由”; 然后是人口控制; 非等级化和非威权主义; 低肉饮食; 和“创造物的原始美”, 即对野性(er)的积极评价。他补充说(预示了 P. Clastres 关于“原始战争”的工作)原始社会(以及他们骄傲、感性、反复无常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暴力”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的手段”, 而不是我们文明人称之为“战争”的破坏。简而言之, 傅立叶的人类学仍然适用, 甚至与萨林斯和克拉斯特的激进人类学相协调。因此, 秘密社会(起源于原始社会)不能简单地定义为致力于暴力和死亡的 männerbund。存在诸如“壮阳药”之类的秘密社团, 致力于巴塔耶本人可能将其描述为过度社会财富、生育、过度消费的节日浪费; 以及整个巴赫金式的狂欢和怪诞的物质身体原则, 或者可以称为快乐的灵性。根据定义, 这些社会仅仅通过与基于镇压的文明共存而具有“起义”含义。傅立叶富有远见的逻辑在这里似乎无可挑剔。和谐秩序之类的东西应该是存在的。如果没有, 显然有必要发明它。

大多数现代读者只能通过马克思了解傅立叶, 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很少有人会认为他是一位宗教思想家。但是诺伊斯、里普利、钱宁、托马斯·莱克·哈里斯(令人震惊的斯威登堡/傅立叶唯灵论创始人)和其他 19 世纪的幻想家们毫不费力地发现了傅立叶的神学倾向。根据帕拉塞尔苏斯、伯姆和德国浪漫主义来解读傅立叶, 就是解读不同的傅立叶。他的“精神唯物主义”、他总是令人惊讶的宇宙观、他的仪式美学和他的弥赛亚“召唤”, 表明他与布莱克相比更接近欧文或圣西蒙。《天堂与地狱的联姻》的格言比任何经济学或哲学读物都更接近傅立叶的真实立场。傅立叶确实是一位“启蒙者”——但他启蒙的核心在于神圣的想象和神圣的身体。这几乎是一种“玫瑰十字会的启蒙运动”(用 F. Yates 的话来说)——不是机械的, 甚至不是理性的, 而是非常封闭的。然而, 阳光已经驱散了以某种方式玷污了象形文字科学的忧郁幽灵(本雅明在他的《德国悲剧戏剧的起源》中指出的标志书籍的“悲伤”)。取而代之的是, 我们被提供了一种欢乐的赫尔墨斯主义, 爱神和阿芙罗狄蒂以及赫尔墨斯, 关于死亡的生命。

傅立叶清除了赫尔墨斯主义的柏拉图式犹豫，敦促身体愉悦的原始圣洁。傅立叶的神（也是太阳）正是这种乐趣。而这正是解开这个密闭“谜题”，即“四动论”的“钥匙”。

[注：本文的最初目的是作为小亨利·克拉普 (Henry Clapp, Jr.) 翻译的《四运动理论》(Theory of Four Movements) 的新翻印版的序言，减去阿尔伯特·布里斯班 (Albert Brisbane) 的补充论文。然而，通过将 Clapp 的文本与 Simone Debout (巴黎: Jean-Jacques Pauvert) 的 1967 年版中的法语原版进行比较，我意识到 Clapp 的版本存在缺陷，因为遗漏了几个重要部分。我开始觉得克拉普的版本必须通过添加这些部分的新翻译来“改进”。然而，幸运的是，我了解到这部基于 Debout 版本的全新译本将于 1996 年出版——现在它已经出现: Charles Fourier, *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 ed. 作者: Gareth Stedman Jones 和 Ian Patterson, 反式。伊恩·帕特森。

奇怪的是，帕特森直到完成他自己的版本才知道克拉普的版本（见第 xxxii 页）。因此，除了它们的共同来源之外，这两个版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克拉普的文字具有 19 世纪风格（和排版！）的优势——但它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帕特森的作品中没有。克拉普在布里斯班的指导下工作，布里斯班是美国傅立叶派的领袖，也是新世界大师的首席翻译。因此，布里斯班对关键技术术语的翻译在美国傅里叶学派圈子中成为“官方”（参见 Guarneri）。克拉普使用“激情吸引”一词，而帕特森则选择了技术含量较低的“激情吸引”；然而，这个词在英文中输入为“Passional”（也通过 Doherty 的翻译，在英国和美国出版）。我认为没有特别的理由放弃这种“公认”或标准的用法。

然而，除此之外，帕特森的版本更受欢迎。他包括克拉普出于谨慎（对戴绿帽子的粗俗讽刺；第 124f 页）或尴尬（关于胃病学的部分；第 158f 页）而删除的部分。克拉普还删除了关于“孤岛垄断”的长部分（即英国背信弃义；第 203 页），他错过了后来版本和傅里叶注释中的许多额外材料，这是帕特森添加的（第 282-322 页）包括一些真正的宝石。Patterson 还在整个早期版本中添加了额外的材料。

两位编辑琼斯和帕特森的介绍内容丰富，内容丰富，并显示了对“宇宙”傅立叶和性傅立叶的尊重。虽然我很欣赏他们坚持将傅立叶视为傅立叶将自己定义为发明家的做法，但我认为没有理由排除将傅立叶也视为“超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诗学的先驱”的考虑（第 xi 页）。毕竟，正如我在关于他的文章中试图展示的那样，他是一个先驱——一个祖先。感谢琼斯和帕特森，证据现在很容易再次获得。]

选择参考书目

Andrews, Steven Pearl (No date) *The Science of Society; Part 1. The True 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Bombay: Libertarian Socialist Institute. First published 1848.

Barthes, Roland (1989) *Sade/Fourier/Loyola*, trans. Richard Mill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echer, Jonathan (1986) *Charles Fourier: The Visionary and His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eton, André (1970) *Ode To Charles Fourier*, trans. Kenneth White. London: Cape Goliard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Grossman Publishers, New York

Davenport, Guy (1984) *Apples and Pears, and Other Stories*.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Dax, Adrien “A propos d’ un talisman de Charles Fourier” in *La Brèche*. *Action Surrealiste*, 4, February 1963.

Fourier, Charles (1971) *Design for Utopia: Selected Writings of Charles Fourier*, introductions by Charles Gide and Frank E. Manuel, trans. Julia Frankli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First published 1901.

—(1971) *HM: Harmonian 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Charles Fourier*, ed. with intro. by Mark Poster, with new translations by Susan Hanson.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7). *Le Nouveau monde amoureux*. Volume X of *Oeuvres complètes de Charles Fourier*. Paris: Editions Anthropos

—(1968) *PHS: The Passions of the Human Soul and Their Influence On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two volumes, trans. with intro., commentary, notes, and a biography of Charles Fourier, by Hugh Doherty. New York: Reprints of Economic Classics, Augustus M. Kelly, Publishers. First published by Hippolyte Bailliere, London and New York, 1851

—(1972) “Theory of Four Movements” , in *The Social Destiny of Man or Theory of Four Movements*, trans. Henry Clapp, Jr. New York: Gordon Press. First published by: Robert M. Dewitt and Calvin Blanchard, New York, 1857

—(1996) *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 ed. by Gareth Stedman Jones and Ian Patterson, trans. Ian Patt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983) *UVCF: The Utopian Vision of Charles Fourier: Selected Texts on Work, Love, and Passionate Attraction*, trans., ed., and with intro. by Jonathan Beecher and Richard Bienvenu.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Guarneri, Carl J. (1991) *The Utopian Alternative: Fourier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eckelthorn, C. W (1965) *The Secret Societies of All Ages and Countries*.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Lieh Tzu (1960) *The Book of Lieh Tzu, A Classic of Tao*, trans. A. C. Grah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oyes, John Humphrey (1966) *Strange Cults and Utopias of 19th-Century America* (original titl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s*), intro. by Mark Hollowa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Stern, M. B (1968) *The Pantarch*.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 J. H. Noyes 在其美国社会主义（见参考书目）中记载的 1850 年代美国方阵之一被称为“一个门田社区”。↑
2. 傅里叶的“蝴蝶情”，奇怪地在庄子的《蝴蝶》中回响，在洛伦兹的《蝴蝶》，天气的奇怪吸引子中回响。根据艾伦·金斯伯格的说法，沃尔特·惠特曼采用了傅立叶的蝴蝶符号。【个人交流。】↑
3. ↑
4. 关于傅立叶和猫的一件奇怪的事情：在一篇文章中，他谴责他们反社会，但传记作者提到他习惯性地与许多猫共享他的出租房间。↑
5. 佛教的菩萨形象的画像和供奉菩萨像的清静之地 ↑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Hakim Bey

翻译 | 傅立叶! ——或者说, 乌托邦诗学

<https://zhuanlan.zhihu.com/p/508622353>

nightfall.buzz